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林碧红 主编

客家方言



温昌衍 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林碧红 主编

客家方言



温昌衍 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方言/温昌衍编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1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ISBN 7-5623-2284-8

I. 客… II. 温… III. 客家话-方言研究 IV. H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536 号

总 发 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发行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l3@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出版策划: 范家巧 罗月花

责任编辑: 赖淑华

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670×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252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定 价: (精装) 35.00 元

(平装)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刘日知 李元元

客家文化，与广府、潮汕文化一道，共同托举了整个广东文化的大鼎，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客都，作为广东客家文化的中心地，“文化梅州”的彰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客家文化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众所周知，世界客属大会已召开了 20 届，不仅在中国多个省份（包括台湾）多次召开，而且在东南亚，乃至大洋彼岸的美洲，也都召开过。它已经成为了具有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影响正日益扩大，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

客家文化固然是广东文化或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但二者却不存在从属或画等号的关系。因为，客家文化本身是一种非地域文化的表述，它的一部分可以与岭南文化相互叠合，但覆盖国内 10 多个省并远播到海外近百个国家的这一分布，使之更具民族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独特的无以替代的重要成分。这一事实表明，上百年客家学的兴起，一波接一波，不仅在广东、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都是与这一文化特质分不开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上那么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新成果出现，正在于这一非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为此，被海内外所认同的客都梅州，理应有自己更成熟、更浑厚也更新的声音——拿出反映客家文化的力作来。

刘日知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李元元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由梅州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深圳市文联客家研究室、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编纂的《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就是这样诞生的。

梅州，是客家民系成熟、定型的中心地，更是客家民系向五湖四海，尤其是向全世界扩展的集散地。因此，全球客家人认同梅州为客都，与认同赣南为客家摇篮、闽西为客家祖地是相一致的。粤闽赣“客家大本营”占有客家人口一半左右，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随着“泛珠三角”战略的提出，这个大本营正好列入这一大战略地图之中，其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而我们这套书系，也算是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鸣锣开道，并期许其更辉煌的未来。

参与编纂这一书系的作者，均是来自广州、深圳、梅州的知名客家学研究专家，他们不拘陈说，敢于立言，为这套书添彩不少。客家学需要不断开拓自己新的领域，方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立于科学的不败之地。

我们不难体察到专家们的良苦用心，这一书系的八部书，正是从八个不同的领域上向前拓展，从而相对地形成自己的系列。相信广大的客家人也与我们一样，视之为客家人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从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

近年来，无论是客家文化的系列丛书，还是广东历史文化的书系，都出版了很多种。可以说，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特色，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书系，学术品位高，严谨、细致、自有独到之处；有的书系，面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普及功能见长；有的书系，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剥茧抽丝，环环相扣，又是一番风光……总之，各有千秋。

这套“客家与梅州书系”，研读下来，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一是其首部“新探”，先声夺人。明确其意向在开拓与深化，它坚持的是客家研究的主流派的观点，但对传统的“南下说”予以了补充与必要的修正，尤其是从人类学、历

史学及哲学的高度上，突破了谱牒考证的樊篱，从文化动因、民族自尊、心理认同诸多方面，强化了“南下说”的论证，使之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移民史乃至整个世界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上。读罢，不仅倍获教益，且很受鼓舞。客家学研究，就需要这样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新领域，切不可固步自封，亦不可数典忘祖、哗众取宠。

二是书系所显示出的整体性与科学性。八部书，当是八个不同的维度，立体地烘托出整个客家学的构架，不至于顾此失彼，造成某种偏颇。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是高雅文化还是民俗文化，人文地理、精神气候，都得以出色地表现。这不仅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细部的描绘，殊为不易。

三是雅俗共赏，有广泛的受众。这里，有不少篇章，都文采斐然，有诗情画意，亦富于哲理的思考。其实，雅俗共赏，从不影响任何一部书的艺术性，这是大家的共识了；同样，它也不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思想一旦掌握了大众，就会化作一道疾闪，照亮世界历史，也包括客家历史的进程。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示出的是客家人广博的精神世界。

正是上述几大特色，使这套书系既有高品位、高格调，又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一卷在手，自会兴趣盎然。因此，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开放为前锋的时代精神上，这套书系自有其不俗的表现。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同志，多年来一直很关心客家文化，很关心梅州的发展，这次欣然命笔，为八部书题写了书名，这令我们深为感动。

愿“文化梅州”更光彩四射！

愿客家人更奋发向前！

自序

客家方言是引人注目的，因为与别的方言相比，它有不少独特性。表现如下：

(一)

就目前所知，它名称不少，在广东称为“客话”、“客家话”、“客家语”（在梅县还称为“阿姆话”）、“山话”；在广西称为“新民话”、“麻介话”、“𠵼话”（粤西、海南也称“𠵼话”，粤西还有“大𠵼”、“小𠵼”之分）；在四川称为“土广东话”；在湖南称为“广东话”或“客家话”、“客边话”、“客姓话”；在江西称为“广东话”、“客籍话”、“河源声”、“怀远话”等。“阿姆话”、“麻介话”、“𠵼话”是以客家方言的特殊词（亲属称谓词、代词）来命名的；“客家话”、“客边话”、“客姓话”、“客籍话”、“新民话”、“怀远话”是以说这种话的移民的特殊性质来命名的；“广东话”、“土广东话”、“河源声”是以移民的来源地来命名的；“山话”是以客家话的地理环境命名的。这些名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客家方言的某种特性。现在，人们习惯统称为“客家话”或“客家方言”（简称“客方言”）。

在方言学界，也是称为“客家话”或“客家方言”。就汉语的七大方言来说，这种叫法与众不同，别的方言（即北方方言、吴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的叫法都和通行的地方有关，唯独客家方言的叫法和讲这种方言的人有关。之所以有这种名称，是因为它的形成和别的方言不大一样，“它是由于集团性的人群迁徙而形成的‘移民集团’的语言”（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46页）。

(二)

在以往的地方志中，多把客家方言叫做“山话”，这是着眼于它的通行地域。今天，从它的内容来看，也是“山话”——反映了与

“山”相关的内容，这就是客家话的特性。这里举几个别的方言区罕见的与山区地理相关的词：

1. 勒（崂）：山冈
2. 嶠：山脊
3. 屋嶠：屋脊
4. 岩：悬崖突出
5. 湖：小水坑、积水洼地

山区的地理特点是山多湖少，这几个词体现了这一特点。

“勒（崂）”在方言中读 in53，来源于古代，原义是“山高貌”，今指“山冈”，例如：矮勒冈（小山冈）、勒冈（山冈）、勒头（山顶）。因为雕刻等原因，字形变为“岌”，多见于客家地名，如1989年出版的《梅州市地名志》就有“官～、赤～岗、天字～、教子～、步岗～、曾荣～、大墓～、大～”等。又进一步发展，变成“岌”（普通话读 jí，形容山势高耸）。如梅州市有“赤岌岗”，另还有“九墩岌”。

“嶠”指“山脊”古已有之（《集韵》：“嶠……一曰山脊”），今客家方言把它传承下来。同时用它来指“屋脊”（“屋嶠”），这是周围多山脊导致的类比结果。

“岩”一般指岩石，由于客家山区岩石多，并且形成突出悬崖，所以产生了“悬崖突出”的意义。

“湖”本不指“小水坑”和“积水洼地”，但客家山区没有真正的“大湖”，叫“小水坑”和“积水洼地”为“湖”，也未尝不可。

这类词语不少，它反映了客家方言的“山话”内涵。

而操这种话的人——客家人，也就是地道的“山民”了。客家山歌描绘的“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正是客家方言所反映的内容。“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这句早期谚语在现在的客家方言看来一点不假。

（三）

人们研究地方方言，往往是因为方言本身的特征引发的。但客家方言不同，其真正的研究，起因于民系争斗，得益于客家源流的研究。特别是早期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为了从方言出发，证明客家人是从中原迁来的汉人。这里以黄遵宪为例。他在光绪十七年的《与胡晓岑书》中说道：“记阁下所作《木分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集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尝窃谓，客民

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此语闻之林海岩太守。既闻文芸阁编修述兰甫先生言，谓吾乡土音，多与中原音韵符合。退而考求，则古音古语，随口即是，因欲作《客话献征录》一书，即使后进知水源木本，氏族所自出。”

这里，黄遵宪提到在“林海岩太守语”及“兰甫先生言”的影响下决定考证客家方言与古代汉语的关系，写作《客话献征录》一书。这就是他的客家方言研究计划。而这一计划的目的，就是证明客家人从中原迁来的历史，“使后进知水源木本，氏族所自出”。关于这一点，他在《己亥杂诗》中也有说明：“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自注：客人来州，多在元时，本河南人。五代时，有九族随王审知入闽，后散居八闽。今之州人，皆由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方言多古语，犹多古音。……”

确实，客家方言中的古音古语很多。以词为例，小孩最先学会的两个词“阿巴（爸）”、“阿嫲（妈）”，就是古代汉语词，见于隋时印度僧人闍那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只是字写作“波”、“摩”，没有词缀“阿”：

时毕钵罗耶那童子父母见其年渐长成，堪受世欲。如是知己，即告汝言：“耶那童子，我欲为儿聘娶女子，与儿为侍。”作是语已，时毕钵罗耶那童子白父母言：“波波摩摩，我心不乐娶妻蓄妇，我意愿乐欲修梵行。”

尔时耶那童子父母告其子言：“……若人无子，无有继后。彼人终不得生天上。”时彼童子报父母言：“波波摩摩，我今不用立世相传，亦复不用继续于后，我当梵行。”

客家方言把它们保留下来了，包括它们的读音（它们的韵母当时都为a），只是加上了词缀。

总之，是客家源流的研究带动和促进了客家方言的研究。

（四）

客家方言和赣方言都来源于古赣语，它们之间有天然的紧密关系。而客赣方言的关系问题也因此一直是方言学界的热点。人们一直在讨论客、赣方言的分合问题。从罗常培（1958）到李如龙、张双庆（1992），从罗杰瑞（1995）到王福堂（1998）、刘纶鑫（1999），从练春招（1998）到温昌衍（2001）、谢留文（2003），等等，客赣分合的问题一直在讨论。这在方言学界是少见的。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对客赣方言作比较研究，试图找到客家方言的区别特征。大部头的著作就有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 和刘纶鑫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1999)。博士论文有练春招的《客家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1998) 和温昌衍的《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2001)。有不少的研究者，对它的研究是长期的。例如颜森(1986) 在《江西方言的分区(稿)》里就开始讨论客家方言的区别特点，认为表现在词汇上、语音上，特别是“自我意识”上。到了2002年，颜森仍在研究，撰写了《客家话的三个标准》一文，指出：“看一种汉语方言是不是客家话，可以有三个标准：一是客家人自我意识的标准；二是词汇上的标准；三是语音的标准。主要是看古次浊声母上声字今是否读阴平，这可以用‘野尾有暖软冷’六个字作为典型例字来检验。”

显然，客家方言与赣语的关系问题，客家方言的区别特征问题，仍将是客家方言研究乃至汉语方言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五)

客家方言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操这种方言的人有一种强烈的语言心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所以从广东迁徙出去的客家人，无论是在四川、广西，还是在香港、台湾，甚至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一带，都能用自己所讲的客家方言和原居地客家人进行交流，没有多少困难。其根本原因就是客家人把语言看作民系的标志，坚定不移地使用和保留它，甚至迁徙多代后仍能“守其语言不变”，与迁出地的客家方言没有什么差别。“梅县话”是全世界的“标准客家话”，海内外客家人人都能听懂，所以重要的电台、电视台客家话节目的播音用语都用梅县话，例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客家话节目、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客家话节目、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的客家话节目及美国的客家话广播等。

这种有意识地顽强地保留方言母语的语言心理，在别的方言区是罕见的。

基于上述表现，我们认为，客家方言很值得去了解，去认识，去研究，包括它的分布、面貌特征、研究概况等各个方面。所以笔者撰写了本书，对客家方言特别是梅州的客家方言的多个方面作了介绍和分析，希望能对想了解和研究客家方言的读者提供一点帮助。

是为序。

目 录

总序

自序

第一章 客家方言的分布、分片与调查

研究概况 (1)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分布 (1)

第二节 客家方言的分片 (9)

第三节 客家方言的调查研究概况 (18)

第二章 客家方言的语音 (36)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语音特点 (36)

第二节 代表点梅县话音系及同音字汇
..... (40)

第三节 兴宁话、五华话、大埔话、
丰顺话语音简介 (63)

第三章 客家方言的词汇 (70)

第一节 客家方言词汇的内部异同 (70)

第二节 代表点梅县话词汇 (79)

第三节 客家方言词汇的来源和层次
——兼谈客家民系的来源和层次
..... (144)

第四节 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 (150)

第五节 客家方言的熟语——以梅县话为例
..... (155)

第四章 客家方言的语法特点 (170)

第一节 词法特点 (170)

第二节 句法特点 (175)



第五章 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180)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其与赣语的关系	(180)
第二节 客家方言与粤语的关系	(189)
第三节 客家方言与闽语的关系	(193)
第六章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文化	(196)
第一节 从农业类词语看客家农业文化	(196)
第二节 从婚嫁、生育类词语看客家婚嫁、生育文化	(205)
第三节 从饮食类词语看客家饮食文化	(211)
第四节 从避讳语看客家避讳文化	(217)
后记	(222)
书系编后记	(224)

第一章 客家方言的分布、分片与调查研究概况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分布

客家方言主要通行于我国的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四川、湖南、海南、香港、台湾部分地区，总共二百多个县市。其中主要的区域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广东东部、中部、北部，这一带是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大本营地区，因而也是客家方言最流行的地区。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以及美洲华侨、华裔中也有不少讲客家话的。使用人口约6000万。^①

一、广东、福建、江西的客家方言

(一) 广东的客家方言

广东境内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粤东、粤中、粤北和粤西较为偏僻的山区地带。

1. 粤东

主要分布在梅州市及邻近的潮汕一带。包括梅州市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宁、五华、大埔、丰顺、揭西，揭阳、饶平、普宁、惠来、潮阳、陆丰、陆河、海丰等县市也有一部分地区使用客家方言。^②

梅州市是客家方言的中心区域，具有客家方言的典型特征，而且对内对外都有扩张，与它有地缘关系或移民关系的地方都有它的影响。中国语言学地图集将该区分为嘉应小片和兴华小片：(1) 嘉应小

^① 黄雪贞《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

^②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50页。



片，包括梅州市区、梅县、蕉岭、平远。（2）兴华小片，包括兴宁、大埔、丰顺、五华。刘涛（2003）从音韵特征出发，进一步将兴华片分为大埔、丰顺片和兴宁、五华片。

梅县话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是客家方言的“标准语”，是不少外地客家人维持或仿效的对象。其中原因是：（1）梅县是客家先民入粤定居较早的地区，并始终维持着客家人主要聚居地州府的地位。（2）梅县所在的嘉应州，一直是粤东地区重要的州府之一。（3）近代的几百年间，许多地方的客家人是从梅县一带居民迁移出去的。在他们心目中，梅县始终维持着近代客家主要聚散地或祖居地的地位。^①

潮汕一带的各县（市），客家方言往往与潮汕方言比邻分布或交叉分布，客家方言受潮汕方言的影响较大。

饶平县与大埔交界的地区如上饶、上善、饶洋、建饶、新丰等镇基本上使用客家方言。

揭西县河婆镇以北的地区，是客家方言流行区域。

揭阳市与揭西接壤的几个乡镇如玉湖、白塔、新亨三镇的一部分和龙尾镇使用客家方言。

陆丰、陆河、海丰三县的北部山区使用客家方言。

普宁县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本县西南部山区与陆河及陆丰县接壤的地带。

惠来县的客家方言分布在与普宁接壤的北部山区，例如青山乡、河林乡等地。

潮阳县的一些山区使用客家方言，当地称为“半山客”，受潮汕方言的影响尤大。

2. 粤中

主要流行于河源、惠州两市，即和平、连平、龙川、东源、紫金及源城区，惠东、惠阳、博罗及惠城区。珠江三角洲一带不少县市也有一部分地区有分布，例如深圳、东莞、增城、中山、顺德、南海、珠海、三水、四会、高明、鹤山、开平、新会、台山、恩平。^②

河源、惠州两市的客家方言既有早期的客家方言（有的地方叫

① 参见谢永昌《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兼论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缘由》。

② 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450页。



“蛇话”，它们也是客家方言)^①，又有晚期来自粤东梅州的客家方言。惠州市客家方言区与粤语区相连，受粤语影响较大。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方言，处在粤语的包围中。

广州市沙河一带及郊区，有客家方言分布。

花都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北兴镇及芙蓉嶂一带。

从化客家方言分布在东部的吕田。

东莞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东南部清溪一带与惠阳、宝安两县相接的丘陵地带。

增城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荔城、永和、福和、镇龙、小楼、派潭、正果等乡镇，分“程乡话”（以正果镇为代表，居民来自旧称“程乡”的梅县）和“长宁话”（以派潭镇为代表，居民来自旧称“长宁县”的新丰县）。^②

中山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五桂山区和合水一带。

三水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六合、迳口和大塘等处。

台山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赤溪区和田头区。赤溪区曾单独立县。

3. 粤北

粤北与粤中、赣南在地域上相连成片，也是客家基本住地之一。从使用方言的情况来看，粤北地区估计有400万以上的人口以客家方言为主要交际用语。主要分布在韶关市、清远市各县（市），其中始兴、翁源、新丰是纯客家方言区，南雄、乳源、曲江、乐昌、英德、仁化、连州、连南、连山、阳山、佛冈、清新各县市一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其中南雄、乳源、乐昌、曲江、英德各县（市）以客家方言为主要的交际语，其余各地以非客家方言为主要交际语。^③ 具体情况如下：

始兴、翁源、新丰是纯客县，绝大多数居民使用客家方言。

南雄、乐昌、乳源、曲江、英德各有半数以上的居民使用客家方言，具体情况是：

南雄市：除雄州镇及黎口、全安、主田、古市等乡镇的部分村落外，其余各地均使用客家方言。

乐昌市：九峰、五山、两江、大源、秀水、梅花、云岩、沙坪等

① 参见温昌衍《略论粤中客家地区“蛇话”的性质及得名缘由》。

② 参见王李英《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

③ 参见庄初升《粤北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乡镇的全部，罗家渡、廊田、河南等乡镇的大部分及长来、庆云、白石、坪石、老坪石和三溪等乡镇的部分地区使用客家方言。

乳源瑶族自治县：除必背、游溪、东坪和柳坑的瑶族讲瑶话（勉语）之外，桂头、杨溪的部分村落讲闽南话系统的“连滩声”，桂头的部分村落讲粤北土话及粤方言外（均兼通客家方言），其余各地均使用客家方言。

曲江县：全县 23 个乡镇中，大塘、火山、灵溪、枫湾、小坑、沙溪、罗坑、江湾、黄坑、大坑口、花坪除个别瑶族村落外，均通行客家方言；马坝、乌石、樟市、白沙、龙归、重阳、犁市、大桥、周田大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梅村、白土少数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英德市：横石水、青塘、黄陂、桥头、大镇、白沙、鱼湾、横石塘、沙口、下砂、石灰铺、石牯塘、西牛等乡镇除石牯塘的瑶胞讲瑶话，均使用客家方言；附城、张陂、水边等乡镇讲客家方言各占一半，望埠、青坑、大冻、九龙、明径等乡镇少数人讲客家话。

除上述 8 个县（市）外，粤北地区其余县（市、区）使用客家方言的人口均在半数以下，具体情况是：

仁化县：县境西部的红山镇及董塘镇、石塘镇的大部分村落，丹霞镇的大部分村落通行客家方言。

浈江区：市区通行粤方言，郊区大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北江区：市区通行粤方言，郊区大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武江区：市区通行粤方言，郊区一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连州市：连州、附城、九陂、龙潭、朝天等乡镇的大部分村落及龙坪、西江、保安、清水、东陂、瑶安、高山的一部分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冈镇和寨南乡北部及其他各乡镇的个别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连山瑶族自治县：小三江、上帅、加田、福塘和永丰等乡镇的 35 个自然村约 1 万人使用客家方言。

阳山县：江英、高峰、犁头、岭背、黄坌、小江、秤架、大崀、红莲、犁埠等乡镇通行客家方言；杜步、新墟、七拱、太平、杨梅、水口等乡镇的少数村落讲客家话。

佛冈县：属粤方言广府片，但全县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些客家村落通行客家方言。

清城区、清新县：除市区及太和、白湾、回澜、山塘等乡镇属粤

方言区外，其余 24 个乡镇都有一些客家方言村落，其中，附城、源潭、龙塘、鱼坝、高田、秦皇等乡镇的客家方言分布较多。

从来源看，粤北客家方言主要来自赣南和闽西。清新、佛冈等地，除了来自闽西，还有来自粤中惠州和粤东梅州一带。

4. 粤西

分布在湛江、茂名、阳江三市，包括廉江、化州、信宜、高州、电白、阳西、阳春各县的一部分地区。^①

廉江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长山、和寮、塘蓬、石颈、石岭、石角几个纯客镇，此外还分布在中部自西至东的高桥、清平、雅塘、吉水、河唇等非纯客镇。

化州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兰山、中垌、新安三个纯客镇。文楼、平定、官桥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信宜的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茶山、洪冠、平塘、钱排、合水、新堡六镇。贵子的大部及碌砂、旺沙、怀乡、白石、思贺、大成的小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高州的客家方言分布于云潭、马贵、根子、泗水四镇的大部，新垌、谢鸡、分界三镇一部分及深镇小部分分布。

电白的客家方言分布于沙琅、望夫、黄岭、罗坑、那霍等镇，观珠的大部分及大衙、马踏、林头、羊角等镇的小部也有分布。

阳西的客家方言分布于西北部的塘口、新墟两镇部分地区。

阳春的客家方言分布于八甲、山坪、三甲、永宁四镇。双滘、马水、潭水、圭岗一部分也有分布。

除上述七县（市）外，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遂溪小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多为近 50 年来从粤西各地客家人迁徙时带入的。

粤西客家方言称“𠵼话”，有“大𠵼”和“小𠵼”之分。“大𠵼”是指纯客地域较广、人口较多较集中，受粤语影响较小，因而方言成分较纯的客家方言，如廉江塘蓬、石角，化州的兰山、中垌，信宜的茶山、钱排，高州的新垌、马贵，电白的沙琅、望夫，阳春的三甲、八甲等镇客家方言。“小𠵼”是指粤客居民穿插地带的受粤语影响较大因而方言成分不纯的客家方言，如廉江高桥、雅塘等镇的客家方言。

粤西客家方言是明末清初以来闽西和粤东、粤北客地的居民直接

^① 参见李如龙等《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1~2 页。